

本书附有
林海音女士珍贵照片



北平漫笔

林海音散文精选

畅销华文圈的经典作品

真情流露的动人篇章，一辈子的乡恋与感动

林海音 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THE CONTEMPORARY WORLD PRESS

北平漫笔

林海音散文精选



林海音 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THE CONTEMPORARY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平漫笔:林海音散文精选 / 林海音著.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17. 11

ISBN 978-7-5090-1286-4

I. ①北… II. ①林…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79618号

北平漫笔:林海音散文精选

作 者: 林海音
出版发行: 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复兴路4号(100860)
网 址: <http://www.worldpress.org.cn>
编务电话: (010) 83907332
发行电话: (010) 83908409
(010) 83908377
(010) 83908423 (邮购)
(010) 83908410 (传真)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20千字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090-1286-4
定 价: 28.00元

| 目 录 |

苦念北平	001
家住书坊边	007
天桥上当记	021
在胡同里长大	031
北平漫笔	037
虎坊桥	070
老北京的生活	078
我的京味儿回忆录	083
骑毛驴儿逛白云观	111
城墙·天桥·四合院儿	116
地坛乐园	126
难忘的两座桥	161
访母校·忆儿时	165
我的童玩	173
英子的乡恋	184

友情	198
寂寞之友	202
黄昏对话	206
旧时三女子	213
婆婆的晨妆	228
三只丑小鸭	233
平凡之家	237
林海音主要生平记事	241

苦念北平

不能忘怀的北平！那里我住得太久了，像树生了根一样。童年，少女，而妇人，一生的一半生命都在那里度过。快乐与悲哀，欢笑和哭泣，那个古城曾倾泻我所有的感情，春来秋往，我是如何熟悉那里的季节啊！

春光明媚，一骑小驴，把我们带到西山，从香山双清别墅的后面绕出去，往上爬，大家在打赌，能不能爬上“鬼见愁”的那个山头！我常常念叨“鬼见愁”那块地方，可是我从来也不知道它究竟在哪里。

春天的下午，有时风沙也很大，风是从哪儿吹来的呢？从蒙古那边吹来的吗？从居庸关外那边吹来的吗？春风发狂，把细沙送进了你的眼睛、鼻子和嘴里。出一趟门，赶上风，回来后，上牙打打下牙试试，咯咯吱吱的，全是

沙子，真是牙碜。“牙碜”是北平俗话，它常被用在人们的谈话里。比如说：

“瞧，我这两天碰的事儿都别扭，真是，喝凉水都牙碜！”——比喻事不顺心。

“大姑娘哪兴这么说话，也不嫌牙碜！”——比喻言语粗鄙。

“别用手指甲划玻璃好不好，声儿听着牙碜！”——形容令人起寒战的感觉。

“这饭怎么吃着这么牙碜！掺了沙子啦！”——形容咀嚼不适的感觉。

春天看芍药牡丹，是富贵花。中山公园的花事，先是芍药，一池一畦地开，跟着就是牡丹。灯下看牡丹，像灯下观美人一样，可以细细地欣赏，或者花前痴望。一株牡丹一个样儿，一个名儿，什么“粉面金刚”“二乔”“金盆落月”。牡丹都是土栽，不是盆栽，是露天的，春天无雨不怕，就是怕春风。有时一夜狂风肆虐，把牡丹糟蹋得不成样子。几阵狂风就扫尽了春意，寻春莫迟，春在北平是这样的短促呀！

许多夏季的黄昏，我们都在太庙静穆的松林下消磨，



听夏蝉长鸣，懒洋洋地倒在藤椅里。享受安静，并不要多说话，仰望松林上的天空，只要清淡地喝几口香片茶。各人拿一本心爱的书看吧，或者起来走走，去看看那几只随着季节而来的灰鹤。不是故意到太庙来充文雅，实在是比邻中山公园的情调，有时太嫌热闹了，偶然也要躲在太庙里享受清福。但是太庙早早就关门了，阵地不得不转移到中山公园去，那里有同样的松林、同样的茶座，可以坐到很久，一直到繁星满天，茶房收拾桌椅，我们才做最后离园的客人。

最不能忘怀的是“说时迟，那时快”的暴雨：西北的天空忽然乌云密布，一阵骤雨洗净了世间的污浊，有时不到一小时的工夫，太阳又出来了，土的气息被太阳蒸发出来，那种味道至今还感到熟悉和亲切。我喜欢看雨后的红墙和黄绿琉璃瓦，雨后赶到北海划小船最写意。转过了北池子，经过景山前的文津街，是到北海的必经之路。文津街是北平城里我最喜爱的一条路，走过那里，令人顿生怀古幽情。

北平的春天，虽然稍纵即逝，秋日却长，从树叶转黄，到水面结冰，都是秋的领域。秋的第一个消息，就是水果

上市。水果的种类比号称“果之王国”的台湾并不逊色，且犹有过之。比如枣，像这里的桂圆一样普遍，但是花样却多，郎家园、老虎眼、葫芦枣、酸枣，各有各的形状和味道，却不是单调的桂圆可以比的了。沙营的葡萄，黄而透明，一掰两截，水都不流，才有“冰糖包”的外号。京白梨，细而无渣。鸭儿广，赛豆腐。秋海棠红着半个脸，石榴笑得合不上嘴。它们都是秋之果。

北平的水果贩最会吆唤，你看他放下担子，一手叉腰，一手捂着耳朵，仰起头来便是一长串的吆唤。婉转的吆唤声里，包括名称、产地、味道、价格，真是意味深长。

西来顺门前，如果摆出那两面大镜子的招牌——用红漆一面写着“涮”，一面写着“烤”，便告诉人，秋来了。从那时起，口外的羊，一天不知要运来多少只，才供得上北平人的馋嘴咧！

北平的秋天，说是秋风萧索，未免太凄凉！如果走到熙熙攘攘的西单牌楼，远远地就闻见炒栗子香。向南移步要出宣武门的话，一路上是烤肉香。到了宛老五的门前，不由得你闻香下马。胖胖的老五，早就堵着房门告诉你：“还要等四十多人哪！”羊肉的膻，栗子的香，在我的回忆

中，是最足以代表北平季节变换的气味了！

每年的秋天，都要有几次郊游，觅秋的先知先觉者，大半是青年学生，他们带来西山红叶已红透的消息，我们便计划前往。星期天，海淀道上寻秋的人络绎于途。带几片红叶夹在书里，好像成了习惯。看红叶，听松涛，或者把牛肉带到山上去，吃真正的松枝烤肉吧！

结束这一年最后一次的郊游，秋更深了。年轻人又去试探北海漪澜堂阴暗处的冰冻了。如履薄冰吗？不，可以溜啰！于是我们从床底下检出休息了一年的冰鞋，弹去灰尘，擦亮它，静待生火出发，这时洋炉子已经装上了。秋走远了。

这时，正是北平的初冬，围炉夜话，窗外也许下着鹅毛大雪。买一个赛梨的萝卜来消夜吧。“心里美”是一种绿皮红瓤的，清脆可口。有时炉火将尽，夜已深沉，胡同里传出盲者凄凉的笛声。把毛毯裹住腿，呵笔为文，是常有的事。

离开北平的那年，曾赶上最后一次“看红叶”，冰鞋来不及检出，我便离开她了。飞机到了上空，曾在方方的古城绕个圈，协和医院的绿琉璃瓦给了我难忘的最后一瞥，

我的心颤抖着，是一种离开多年抚育的乳娘的滋味。

这一切，在这里何处去寻呢？像今夜细雨滴答，更增我苦念北平。不过，今年北平虽然风云依然，景物还在，可是还有几人能有闲情对景述怀呢！

家住书坊边

每看到有人写北平的琉璃厂——厂甸——海王村公园时，别提多亲切，脑中就会浮起那地方的情景，暖流透过全身，那一带的街道立刻涌向眼前。我住在这附近多年，从孩提时代到成年。不管在阳光下，在寒风中，也无论到什么地方——出门或回家，几乎都要先经过这条自清一代到民国延续二百年而至今不衰的北平文化名街——琉璃厂。我家曾三次住在琉璃厂这一带：椿树上二条、南柳巷和永光寺街。还有曾住过的虎坊桥和梁家园，也属大琉璃厂的范围内。

琉璃厂西头俗称厂西门，名称的由来是因为有一座铁制的牌楼，上面镶着“琉璃厂西门”几个大字，就设立在琉璃厂西头上。在铁牌楼下路北，有一家羊肉床子和一家

制造毛笔的作坊，我对它们的印象特深，因为我每天早上路过羊肉床子到师大附小上学去时，门口正在大宰活羊，血淋淋的一头羊，白羊毛上染满了红血，已经断了气躺在街面的土地上，走过时不免心惊绕道而行；但下午放学回来时，却是香喷喷的烧羊肉已经煮好了。我喜欢在下午吃一套芝麻酱烧饼夹烧羊肉，再就着喝一瓶玉泉山的汽水，清晨那头被宰割的羔羊，早就忘在一边儿了。至于毛笔作坊，是在一间大门进去右手屋子里。以为我是去买毛笔吗？才不是，我是去买被截下来寸长的废笔管，很便宜，都是做小女生的买卖。手抱着一大包笔管，回家来一节节穿进一长条结实的线绳上成了一条竹跳绳。竹跳绳打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声音，增加跳绳的情趣。不过竹管被用力地甩在地上，日久会裂断，就得再补些穿上去。

放学回家，过了厂西门再向前走一小段，就到了雷万春堂阿胶鹿茸店所在地的鹿犄角胡同了；迎面的玻璃橱窗里，摆着一对极大的鹿犄角，是这家卖鹿茸阿胶店的标本展示。店里常年坐着一两位穿长袍的老者，我看着这对鹿犄角和老者有二十多年了。看见鹿犄角向左转（北平话应当说“往南拐”），先看见井窝子（拙著《城南旧事》写我



童年故事的主要背景)，就到了我最早在北京的住家椿树上二条了。

文人爱提琉璃厂，因为它是文化之街，自明清以来，不知有多少文人的笔下都写到琉璃厂；小孩子或妇女爱提厂甸，因为“逛厂甸儿”是北平过年时类似庙会的活动。厂甸是在东西琉璃厂交界叫做“海王村公园”的那块地方，说公园，其实是一处周围有一转圈房子的院落而已。院子中有荷花池、假山石，但是平日并没有人来逛。公园有一面临南新华街，这倒是一条学校街，师范大学（早年的京师学堂，后来成为全国第一座国立的师范大学）和师大附小面对地把着马路两边，师大附中则在厂甸后面。这条包含了新旧书籍、笔墨纸砚、碑帖字画、金石雕刻、文玩古董的文化街，再加上大、中、小学校，更增加古城的文化气息，我有幸在北平成长的二十五年间，倒有将近二十年是住在这条全国闻名的文化街附近，我对这条街虽然非常非常的熟识，可惜不学如我，连一点古文化气息都没熏陶出来！

我的公公夏仁虎（号枝巢）先生在他的《旧京琐记》一书中开头就说“余以戊戌通籍京朝”，我也可以说我是

“五岁进京”吧！先母告诉我进京经过是这样的：

1922年3月初，我随父母自台湾老家搭乘日本轮船“大洋丸”去上海。在“大洋丸”上遇见了连雅堂先生夫妇，母亲说他们可能是到日本去看博览会。当时的情形是这样，母亲晕船，整天躺在房舱里，我则常到甲板上跑来跑去，连雅堂先生看见我这个同乡小孩，便跟我说话，因而认识了我的父母。他知道我们要到北京去，还建议说，到北京该去琉璃厂刻个图章，那是最好的地方。这样说来，我们在“大洋丸”上就先知道北京有个琉璃厂了。怪有趣，也有缘。

刚到北京，临时住在珠市口一家叫“谦安栈”的客栈，旁边是有名的第一舞台（第一次看京戏就在第一舞台，那是一场义务戏，包罗全北京的名伶，李万春那时是有名的童伶）。不久我们就搬到椿树上二条，开始了我在北京接受全盘中国教育。

一个大雨天，叔叔带我去考师大附小，我无论怎么淘气，还是一个很怕考试的小女孩。就在一排教室楼的楼下考到楼上。一间一间教室走进去、走出来，到每一个讲桌前停下来，等待老师问你什么（例如认颜色），要你做什么



(例如把不同形状的木制模型嵌进同形的凹洞里)。为了试耳音，老师紧握双手，伸开距离两耳各一尺的地方，要考生指出那一边有手表秒针走的声音，我一一通过，当然考取了。就在这北京城有名的“厂甸附小”读了六年，打下我受教育的好基础。

每天早上吃一套烧饼油条，背了书包走出椿树上二条的家门，出了胡同口，看见井窝子，看见鹿犄角，看见大宰活羊，再走过一整条的西琉璃厂，看见街两边的老书铺、新书店、南纸店、裱书铺、古玩店、笔墨店、墨盒店、刻字铺等。我是一个接受新式小学完全教育的小孩，在这条古文化街过来过去二十多年，文人学者所写旧书铺的那种情调气氛及认识，我几乎一点儿也没有沾过。

附小的大门进来，操场左边是一、二年级教室，然后一年年教室向里升进去。学校是以大礼堂隔开前后操场和年级进度。穿过礼堂豁然开朗的是大操场，全校如有朝会、运动会都是在这大操场上举行。大操场右面大楼就是我入学考试的大楼了，它也是四年级以上的教室楼。操场顶头有一排平房，是图书室和缝纫教室。到了三年级女生就要学缝纫，男生则是在前院的工作室学锯木板、钉钉子什么的。

胖胖的郑老师教我们缝纫。开始学直针缝、倒针缝，然后是学做手绢，锁狗牙边儿，再下去是学做蒲包鞋，钉亮片，绣十字线……成绩好的作品还锁在玻璃柜里展览呢！但是我最爱的却是这间兼图书室的架上所陈列的书本。这些课外读物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商务印书馆所出版林琴南翻译的世界名著。我们今天仍沿用的西洋名著的书名，大都还用林译书名，尤其是一些名著改编电影在中国上演，皆采用林译书名为电影名，如《茶花女》《黑奴吁天录》《块肉余生记》《劫后英雄传》《双城记》《基度山恩仇记》《侠隐记》，等等，皆非原著之名，而是林琴南给起的。大家都知道林氏并不谙英文，有笑话说，他在英文“beautiful”一字旁，注谐音为“冰糖葫芦”。他也不逐字逐句译书，他依据口述者口述，再自己编写成浅显文言，所以每书皆不厚。我读小学三四年级时，林译小说还在盛行，我们那小图书室就可借阅。我囫圇吞枣，竟也似懂非懂的读了不少林译。没想到我这个尚未接触中国新文艺的小学生，竟先读了西洋小说，这也真是怪事了。

公公所著《旧京琐记》，有数处地方写到琉璃厂，他曾写说：